柯子答問

柯子答問卷之四

經解下

龔霖問春秋桓公六年昔子同生胡氏傳謂明與子之法近世劉中齋氏謂昔子者明其爲桓公之子不以胡傳爲然如何

曰胡氏謂公天下者與賢家天下者與子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時高宗未有子育宗室子二人於宮中胡氏將以傳進呈此論詎無訓哉齋氏之說蓋據朱子詩展我甥之註稱其

爲齊侯之甥且明其非齊侯之子殆非春秋之旨夫談經者非徒解釋文義要須關係世教胡氏待之

黃君猷問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此萬世公案也按桓公任管仲作內令以寓軍政揄狄幣以獎戴諸侯若滅遂會殺之事其所圖營究在爲正文公伐原以信大蒐以禮伯此兩事殆庶幾乎道未必皆爲譎也

曰齊桓之召陵服楚責任尊周其勳茂其忠著可謂正矣即有微瑕固可掩也晉文之城濮勝楚河陽召君其謀詭其事悖可謂譎矣即有小善不足償也孔子於桓曰正而不譎於文曰譎而不正各舉其重者而言耳抑孟子有云以力假仁者伯似與孔子與桓之論相反蓋孔子多其一匡之功。故其詞恕。孟子嚴於王伯之辨。故其詞正。學者當合而觀之

唐師錫問春秋隱公即位元年書曰春王正

月二年以後並不書正月只書春王二月或
春王三月桓公即位元年二年書曰春王正
月三年以後不書王者十四年只書曰春正
月或春二月夫隱無正桓無王皆仲尼筆削
之大者胡文定於桓有傳而隱則無傳何居
曰桓無王胡氏於桓三年之傳發明悉矣隱無
正則公羊穀梁於隱公槩傳並及之但穀梁之
詞晦不若公羊之詞斷公羊曰隱將讓國于桓
不自有其正胡氏意或取之而已不必贅也夫

隱在春秋中何姚曹子臧吳季札春秋彰隱之善所以甚桓篡弑之惡其托始乎隱豈特以周室陵夷之故哉

黄其呂問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胡文定作傳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且引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以證周不改月引秦紀元年冬十月以證周不改時王陽明著春王正月論謂春秋所書乃周時周月然則文定誠誤耶

曰商周既革命改正朔則必改月與時自漢儒

孔氏有是說漢去古未遠必有所稽蔡哲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漢律曆志曰以殷十一月為周正月戊午渡孟津則建子為春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曰春二月己丑日南至則建丑為春也斯可以証周之改時改月矣若太甲即位元年正月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乃商之史臣以夏時紀事豈可以証不改月乎秦建亥為正見於漢史曰元年冬十月時月仍夏時弗改但以冬為歲首耳謬殊甚豈可以擬商周之制而

証不改時乎春秋隱公元年曰春王正月者乃周之時月仲尼未嘗有筆削胡文定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是以周不改時很同閑泰之乖謬而引証泰紀不亦左乎且稱周月則月已改矣須引伊訓以証不改月非所謂以矛自刺其盾耶厥後蔡九峰註商書亦據伊訓泰紀以反孔氏之說無乃祖述文定歟文定九峰之書今制列學官何燕泉誦習已久尊而信之其註家語亦引伊訓泰紀以辨洪興祖改月之非則因

襄之見也王陽明著春王正月論不以文定爲然其曰陽生於子而爲春始陰生於午而爲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則周制與易卦符合蔡虛齋亦有是說惜胡蔡之識不及此也大抵諸儒惑於不改時月者蓋未知商周正朔與夏時並用耳胡氏傳最關世教獨此傳爲程子所誤要皆滯於仲尼行夏時之語學者毋以爲全書病可也

郭文來問春秋隱公元年胡安國作傳謂仲尼取義於乾元坤元而望人君以體元宰相以調元湛甘泉先生著春秋書謂胡氏穿鑿如何

曰元年者春秋之首章胡氏發明體元調元之義關係世教甚大使學者讀之有以擴其胸襟君相讀之有以盡其分量甘泉安知非仲尼本旨以爲穿鑿耶夫易之繫卦繫辭其辭悠遠然君子咸謂得伏羲之心者心卽理也通於理則

不違於心矣胡氏元年之說亦通於理而已詎
不待仲尼之心哉 以上解春秋
余迆鳳問曾子易簀謂得正而斃豈以用大
夫之簀爲非正歟以曾子省身克己焉肯一
日安於非正必待童子言耶
曰簀無尊卑之別非輿服之比季孫所賜雖華
美臥之不爲僭但病而不起則此簀爲所污遂
爲棄物非所以全大夫之賜也昔孔子於魯君
賜生必畜苟以大夫華美之賜而置之不吉是

爲弗恪安得爲正彼童子者乃曾子之門人病未亟童子固知之不之言曾子不知其病之不起不之易及童子見其病之亟乃言之至再曾子乃悟之而弗安遽命易簀曰得正而斃諸家解此者皆不得曾子之心

黄若獻問記有朝祥莫歌子路笑之孔子謂踰月則其善乃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既有餘哀不成聲踰月而彈不亦善乎

曰琴者禁也所以禁邪心也君子常觀琴瑟者

非以為娛乃習於禮樂耳三年之喪禮樂當廢既祥而琴於禮為宜琴與歌不同何必踰月伸於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雖係哀未忘不可廢先王之禮也按記又載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二子既除喪必非踰月乃見夫子夫子皆予之琴必不以非禮為教聖人以禮教人亦以禮處己也

今夫若問古者喪服大功稅小功不稅稅者追服也曾子謂小功不稅爲不可唐韓子亦疑之宋劉敞謂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於文者何

曰小功不稅似非厚道故曾子韓子疑之然大功稅者親也小功不稅者疎也親疎之別則禮之文而情非所論也求劉敞之見如此或以爲游然所據古禮君子不以爲非也夫古禮實猶小功不稅爲可疑哉父在子爲母服期豈不云

溥蓋亦禮之文而情非所論矣

崔公介問孔子行言曰入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詳載禮記經解篇不知學者若何可以免此六失乎然孔子讚周易脩詩書定禮樂作春秋不宜自稱述無乃非孔子之

言耶

曰學者博而寡要則勞而少功故治詩者其要在於辨美刺斯不至於愚矣治書者其要在於稽治亂斯不至於誣矣治樂者其要在於審和平斯不至於奢矣治易者其要在於察吉凶斯不至於賊矣治禮者其要在於適中正斯不至於煩矣治春秋者其要在於明褒貶斯不至於亂矣然此六經仲尼未及脩定而春秋則王室及列國之史耳古者記事之書槩謂之春秋如

韓宣子適魯見春秋是魯之春秋也羊舌肸申
叔時皆教太子以春秋是皆楚之春秋也況周
老聃楚倚相晉董狐齊南史魯史克皆號賢者
其書可以垂教禮記所載爲孔子之言無疑矣
黄一瀚問伯魚於出母丧及期而猶哭聞孔
子之歎而止子思於嫁母哭于孔氏之廟門
門人之言而止子上於出母不爲喪以子思
命也三世非何而禮典何歟
曰以嫡爲出母[illegible]杖則而爲父後者心喪而已伯

魚子上皆為父後者伯魚服期猶哭非過乎子思於嫁母義絕不宜哭于廟偶失而知改善矣其不令子上喪出母蓋守禮之正不敢挽於其父而推尊其父曰道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以為斟酌隆殺宜爾也然有孔子在伯魚豈得自尊夫出母義雖絕而情不可絕因情而處其厚觀過而知其仁故仲尼不禁乃聖人時中之事也若子思之禁子上則賢人之事也

李多見問禮雜記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

以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何梁王氏以爲無
後理之甚不比於錫臣父之說竊意主者對
賓之稱大夫之喪則有大夫之賓又以士禮
而其實得無貶其父乎故使其子主之以子
其賓所以全父之尊而成士大夫之禮也者
知是否
曰此說欲全父之尊雖通但於本文弗能守術
破倘曰弗可主或但曰弗主則此說爲不易矣
許其文意似謂賤者不宜主貴者之喪蓋重爵

也其下章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喪服亦重爵也宜石梁王氏均以爲疑蓋大夫之喪禮亡而漢儒所記或誤耳 以上解禮記

柯子答問卷之四

柯子答問卷之五

傳解

易問禮問中和一理位育非兩非先儒論之詳矣然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不知果有類致中和之君子否設君子之中和未致則天地果未位萬物果未育與

曰人心與造化其氣相爲流通而災祥各以類應在匹夫尚爾況爲天子而參兩儀宰群動乎子思位育之論稽之箕子洪範無爽其理有固

然者然理雖不易而數則不齊堯湯之水旱是已彼茂厥德而乖於應者亦間有之君子惟道其常焉

鄭光升問先儒謂商俗靡靡不能改伯夷之操則伯夷之操雖不可改而北俗終不可變也柳下惠之弟盜跖而惠不能化竊疑孟子觀炙興起之論未驗

曰至德懿行固足感人然感而興者士君子耳彼兇頑之徒稔惡弗悛雖聖人與君奈之何哉

故伯夷不能變商俗柳下惠不能化其家多謂
孟氏譏炙之論誣也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
皆同君子道其常而已
丘吉問蘇軾著論謂武王非聖人豈以仲尼
有未盡善之言耶或者謂武王誅紂宜立微
子仲尼之意豈在茲耶方文沂因而申問曰
設使仲尼身處其地則當如何
曰湯武之事皆處其變者也其心急於救民安
天下雖有慙德與未盡善豈復遑恤且仲尼謂

武未盡善第以征伐不若揖遜非是貶詞他日繫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武王達孝纘緒子思引以明中庸之道此可爲斷案也至於不立微子殊不足爲武王病蓋微子雖賢其才智豈武王敵設武王立微子而退就北面於己潔矣如天下何當文王時舍長子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不以國遜伯邑考皆大聖人作爲非循常者所能測豈有既誅紂而乃立微子徒沽己名而無益於天下事哉假令仲尼身

廢其事亦必以救民安天下為急千聖一心夫
復何疑彼蘇軾輕議聖人考亭所以深詆之也
曾人弼問孔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焉朱註云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朱又
云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與其仁夫克已
復禮聖賢靜中功也他人何由知之一日而
天下歸仁不幾於虛幻乎
曰聖賢之學在脩已治人故夫子立教每以天
下國家為言其答顏淵曰克已復禮為仁設如

旣陋巷而寄民社則一旦克己復禮天下莫不服從其化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已顏子有爲邦之具故告之以此若答仲弓子張問仁雖及涖民之效皆不如天下歸仁之爲至也

林東興問孔子擇公冶長南容乃是量才求配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驁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不累其家者皆可妻也勉齋黃氏謂觀書敢怕氣不平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言

各別如此請問是否

曰學者觀聖賢書而論議其事或婉或直或嚴或恕各隨夫人之識見非關所禀之氣也謝上蔡楊龜山於仲尼撑揞論各不同黃勉齋遂以徵二子之氣高氣弱豈其然乎吾觀上蔡爲切問近思之學非氣高者也龜山請黜王安石從祀且斥三經并焚其板非氣弱者也夫學苟不能變化氣質則是無窮理養心之功二子爲程門高弟必嘗用力于此乃謂觀書氣有不平殆

臆度耶

朱校問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孟子有是言矣夫曰避紂則不欲仕而君之也明矣曰待天下之清則必遇清明之主而仕也又明矣何武王伐紂則責其以臣弒君及克商會朝而天下清明却又耻食周粟而死何也若必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而圖存以復成湯之世則豈可復得哉

曰伯夷隱遯未嘗臣紂與武王為諸侯不同故

夷叩馬而諫責武以君臣之義也非待天下之清雖夷素志然猶以周爲汚濁寧餓死而不食其粟推夷之心設生於湯之世亦不屑就覩採薇之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安適歸矣其擇君如此孟子所謂隘者也

林明章問狂者進取仲尼所思夫子講聖門諸賢實學乃曰狂不可以爲訓何不亦思孔子之所思耶豈有感於今之踰閑者而嚴其論歟

曰仲尼雖有取於狂但氣質之偏終莫之變如曾點陶鎔聖德日久猶不能約於繩檢況師非仲尼誰能變其狂狷乎此不可爲訓一矣仲尼嘗嘆今之狂也蕩蕩非以進取者少而踰閑者多與夫狂之爲蕩如火之炎上水之趨下勢之必然也此不可爲訓二矣今去春秋之時千幾百年教滋弛而俗滋偷以狂名者愈無進取之志往往大言欺世自擬於聖門之徒務其所爲奚啻蕩而已哉嚴爲之防則在司教化之碩鑰

者我焉能耶

黃君献問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信斯言也宜莫如顏子然顏路尚在匡之圍陳蔡之厄顏子皆與焉之匡之陳蔡行無轍迹豈有方耶

曰顏子從夫子遠遊其初必禀命於其父既在塗而叜適他國亦惟夫子之命是從顏子不得而專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不以父故而違其師乃禮也

又問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其問也不詳故
孔子得畧對曰知禮以諱其君之過使司敗
直指吳孟子事而問焉不知對之將何如
曰禮於是邑不非其大夫而況其君乎若陳司
敗直指昭公娶吳孟子爲問孔子必不對或對
以不知雖若不直直在其中矣按子路嘗問孔
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
貢他日不以魯大夫爲問第曰練而床禮耶孔
子曰非禮也孔子不言魯大夫爲非禮則爲昭

公諱也明矣

黄幼梅問比干之死忠矣孔子稱其仁至於令尹子文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者何

曰仁統百行忠乃百行之一耳忠或中人可勉而仁則非大賢以上不能故仁者無不忠忠者未必仁比干子文豈可一律論哉

宋曰斐問子貢稱仲尼學不厭教不倦爲仁智子思論誠者合內外之道爲仁智均之爲成巳成物也子貢以成巳爲智子思則以爲

仁子貢以成物爲仁子思則以爲智何互異如此

曰仲尼之成己學不厭而下學上達故曰智中庸之成己誠自成而以人合天故曰仁仁智雖不同而皆吾性之德也仲尼之成物教不倦而公乎人故曰仁中庸之成物誠之運而合乎時故曰智仁智雖不同而皆吾性之用也蓋吾性之德所包者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者又何疑於

二賢之說之異同哉

又問晦翁註孟子答畢戰井地曰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孟子自云大畧何耶

曰孟子所答井田形體之制雖詳若斟酌時宜則不能詳須其君臣自潤澤也

李多見問大學古本載於禮記通爲一篇耳按記中師弟子論說者每每有之未有直爲一辭無所分別如此篇者也宋儒以篇首爲孔子之言其餘則曾子之意剖析如此之精

其必有所據與

曰朱子許定大學謂聖經一章言約旨遠非仲尼不能作此傳中語意多與中庸合必曾子以授於子思也語在大學或問中大傳仲尼之道者曰曾子子思孟軻盡於所著大學中庸七篇仁義徵焉若據大學古本通爲一篇而疑其不出於曾子則曾子之傳道何所考見朱子正漢儒之誤可謂有功於曾子矣

陳一麟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夫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學非不大也何以獨言志顏子為邦之問與農山之對欲成佐主之業志非不弘也何以獨言學豈自其終身所遇言之耶

曰伊尹之志耻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若撻于市顏雖有志王道非若尹之自任也後之人希尹之志則宇宙內事不得辭其責矣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不遷怒貳過三月不違仁尹雖從事聖學非若顏之潛篤也後之人希顏之學則

聖賢之道庶幾得其門矣雖然尸惟有其學然
後得以酬其忠顏之志托諸空言不克徵其學
者窮達之途異也設易地而處則皆然矣
鄭光升問先儒之忠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
累其心以爲苟可以垂諸竹帛則身之貧賤
患難非所恤也然後世功名之士多富貴者何
曰士不以富貴爲心而志於功名雖與道德之
倫要非凡流矣累勳躋要理所必至未聞有致
富者益汲汲於報主庇民恥求田問舍爲子孫

計即享厚祿捐以分恤族黨不啻其疏如諸葛武侯廩無餘帛庫無餘財如寇忠愍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是已設陽效豪傑所為而陰襲鄙夫之行縱有區區之功與名何足錄哉

林兆箕問建子建丑建寅聖人之制作必有深意存焉而孔子獨云夏時豈以商周為不足法歟或以三正之建示革命不相沿則秦人建亥亦未可盡非耶

曰周建子為天正者先天之易起於復也商建

丑為地正者後天之易起於艮而成始成終也寅爲人正者亦後天之易起於震也雖革命改正朔示不相沿襲皆有至理存焉若秦建亥於義無取程子謂非之悖者也商周雖改正朔其實兼用夏時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孔子獨舉夏時爲萬世法詳見答伍昌黎語中

鄭淵問孝者百行之首也帝之盡此道者莫如堯舜乃至孝之稱舜獨擅焉賢之盡此道者莫如曾閔乃孝哉之稱閔獨專焉其故謂

何

曰堯舜之道不出孝弟然惟舜有至孝之稱蓋舜之繼母生子象而父頑母嚚象傲舜克得其歡心所處之地異矣若也曾子養志歸全孝何以加然惟閔子有孝哉之稱蓋閔子之繼粱恩獨慈己子閔子克得其歡心所處之地異夫曾子也夫自古聖賢何限謂之聖賢豈於孝有一毫未盡而獨於舜閔哉特以舜閔處當其變爲尤難耳

鄭熟問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明矣既曰大夫則召之以官可也何以招爲

曰孔子仕魯有官職故魯君以官召之若招大夫以旌必非在位者其招士以旂亦然士大夫不受祿故待以道行正而國君處之亦不敢輕也

黄兆炎問曾點當孔子問志而鼓瑟已非禮且心不在瑟而聽三子之對則執事不敬非

所以習禮樂也乃孔子不教之以正者何也
者謂孔子與其能脩禮又何
曰曾點狂者仲尼欲接引而裁成之故不約束
以繩矩斯育材之方也撰孔子家語者謂曾點
能修禮而仲尼與之非是
陳光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程明道云此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其旨何在
曰中庸此章發明道不可須臾離更親切蓋爲

飛魚躍可以驗道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程子
稱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
同謂子思以親切者爲人指示欲人之體斯道
也曰潑潑者狀上下察也體之云何惟存養持
守而已尤必勿正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得則靜
而涵者天動而應者神與夫活潑潑者自相默
契朱子註中備稱程子語未盡子思教人之意
林維問孔子雅言曰詩書執禮朱子又引六
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而邵子皇極經

世曰易書詩春秋獨道禮者何
曰求道之方不外博約故詩書執禮孔子所常言言禮則樂在其中矣朱子引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蓋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尤切於人也若邵子皇極經世亦未嘗遺禮樂其言曰聖人有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禮樂汙隆于其間矣大抵邵子發明聖人之道能權宇宙之變致與聖人教人求道之旨不同勿以一例觀也
南金問孟子嘗論天將降大任必使之困窮

拂將增益所不能然古舉士以德行故備嘗艱阻無妨進倘今舉士以文章須有專力乃可苟困窮拂鬱必貲經營勞瘁盡如學何稱疑天欲降大任必不令若斯也

日貧者士之常世之困窮拂鬱能業文章取科第者何可勝數夫士苟立志雖處貧賤患難無不自得何妨於問學也匡衡鑿壁倪寬帶經而鋤以彼勵學若是假令漢立科目二子有不售哉吾鄉如陳侍御孝廉張先生起於貧困卒成名

賢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斯即增益不能之意而窮達不必論矣

樸問孔子稱閔子騫之孝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儒黃氏輔氏並謂家庭溺愛不如鄉黨之論出於公其說是否

曰閔子之孝黃氏輔氏之說非也蓋此說可以語處常不可以語處變若閔子繼母寡恩二弟非同胞鄉黨之稱舉安能勝家庭之嫉妬故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乃見其孝也

延燦問孟子論養心在寡欲而周子作張宗範養心亭說何以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寡而又寡以至於無豈孟子之論未盡耶

曰孟子周子言欲微有不同孟子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所嗜而言雖上智所必有養心者但寡斯已矣周子指外物之感而言乃降衷之本無養心者必無斯已矣或曰孟子言欲與周子同不專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倘耳目口鼻四肢之所嗜得其正不可言欲倘不可言欲則

寡欲即無欲也周子云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蓋言工夫無所間斷耳周子慮學者不解孟子之意故詳爲之說非以孟子之論未盡也

柯子答問卷之五

柯子答問卷之六

史解

林綱問近讀程篁墩伍員論深許其復仇而不然蘇轍逆天傷義之說夫從蘇說則父母之仇可共戴天從程說則人君誅賞難以恣當而人之仇君者無已也君臣父子均係大倫不知若何折衷

曰昔人論伍員者多矣揚雄以鞭屍藉館爲非德蘇軾謂父仇宜復雄獨非人子哉蘇轍之說

如雉而管墩之說如軾兹二說若一重君臣之分一重父子之親所見不同如此要之雉說不可非特未之盡耳雉第見其諫殷王不用不能大若使負在於子徹其父如漢二疏辭太子傅豈不尤難但爲宗臣如微子去紂可也惟其國於見幾故無以脫父於禍而報楚功成身亦不免功名之際往往令智昏也

鄭光弁問附王通宋程頤皆以處士詣闕上書當時弊之用無乃病其出位而邀名耶果

以為狷則今世泉南陳貞晟乃效之何邪不
知二子果可法否
曰士君子自任天下事詬斷陳言豈不欲其言
之用哉如王通程頤陳貞晟言之非用古今一
體要皆欲明己志邪冒出位邀名之嫌不恤也
雖然傳說呂望之謀猷必俟其求而後應顏子
皆問為邦而農山之對有志於相天下顧時不
我以則伏於陋巷而已士當以古聖賢為師矣
必效附宋之儒哉

黃者獄問舜造漆器群臣諫之造者是則諫者非諫者是則造者非皆古聖人也豈有不是耶

曰堯傚土簋啜土硎至舜造漆器是啓奢也褚遂良對太宗言群臣進諫蓋防其漸其說是已然舜兢業圖幾奚服飾飲食之器非不繼見決豈可信韓非子謂國不服者十三尤誣也

宋元岳問子貢學我聖門高弟子也史記子貢亂齊存魯敝吳霸越之事似類蘇張縱橫

之術又記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
夷其族豈予之不仁果有弑父與君之心耶
曰子貢未聞性與天道之前其行事無足論不
應晚年進德乃肆口辨以亂人國如記者所云
是誣也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
孔子卒已七年矣家語載孔子與亡越伯之語
不亦妄乎又按韓非子曰齊將伐魯魯使子
貢說之非孔子使之也又未嘗載其之吳之越
之晉斯近理爲可信耳宰我忍於短喪宜有頗

述之耳然與陳恆作亂而殺其身則記者之誣也按左氏闞止有寵於簡公死於陳氏之亂闞止字子我左氏既稱闞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爲宰我也

林應符問宋史有道學傳又有儒林傳夫非聞道不得爲儒稍分道與儒爲二可乎然吾師著宋史新編亦之易是必有說焉按朱考亭列於道學陸象山列於儒林尚爲定論則今世學者猶宗陸黜朱何耶

曰伏羲堯舜之道至文王周公孔子而益著觀
夫繫卦繫爻刪述六經何其與也文王周公孔
子之道至曾子子思孟軻而益明觀夫大學中
庸七篇仁義何其辞也軻之後寥寥無傳迄
宋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並出所著
太極圖說皇極經世定性書周易傳東西銘毛
詩集傳四書集註等書皆足以繼往開來宋史
表其傳道之功故列於道學傳若乃孫復胡瑗
呂祖謙胡安國眞德秀陸九淵等凡若干人雖

於近代閒而論述詳明猶非若故但列於儒林傳試而求之陸子之當時宗陸者謂尊德性爲簡易黜朱者謂道問學爲支離及宋史出而論始定故今者宋史新編雖多删潤而於二傳不復易也乃近世學者宗陸黜朱者尚紛紛然其人苟誠邪則開其偶未之及苟僞邪則借簡易以自文徒取有識者之竊哭也太史舒梓溪之言曰今世才知之士倚虛辭而鼓後進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

之高耶參百王之遺範耶極禮樂之中和究鬼神
之情狀耶以至萬變所以應萬物所以知者有不
可以僞爲者矣故宗陸者非爲道也徇其一節
以欺人也黜朱者非爲道也朱見朱之太全也
梓溪爲黎虛齋高第蓋誠於求道者其爲此論
删者可以傚矣

陳琰問朱人談王安石者多矣我　朝性理
書中只載劉元城程明道司馬溫公三君子
之言無乃略耶近時浙次有游遜者輯性理

會要刪去溫公遂非之條增入宋考亭陸象山所論然則安石果無遂非之病耶象山殊有安石亦可悲耶

曰王安石亂宋夫人知之未有知其貽禍萬世者劉元城曰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不獨爲趙氏禍乃萬世之禍斯與理宗黜安石從祀日爲萬世罪人同也然安石敢爲此說而無忌憚者良由明道所謂剛褊自任溫公所謂遂非所謂執拗耳性理中載

此三君子之言可樂見其奸爲浙黨中新安游
逸輯性理會要刪濫公遂非之條是爲奸邪隱
諱也可乎哉其增朱考亭陸象山所著各千言
考亭排安石受病與貽禍二端固無容喙象山
爲安石回護爽其實矣逸也撫與性理並傳是
掩後世之公議也又可乎哉按張方平知貢舉
碎安石考校見其所事輙欲更張遂檄使出盜
惡其奸不欲與共事蘇洵在新衍中作辨姦論
曰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目不近人情鮮不爲大

姦惡安石初入政府呂誨彈之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曰誤天下蒼生必斯人彼其言皆驗於數十年之後溫公晚而嘆曰呂獻可先見余所不及明象山以其言爲過耶且安石身後追論其奸者不但元城而已欽宗朝楊時疏曰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成法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中興欲參用安石經義林之奇疏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

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
王何之責厥後雖大繼者鶴林王霧定宋室二
罪人曰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分者王安石之
罪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象山以爲荆公
安石同時而毀譽出於不相悅然則時等加安
石以元惡亦豈同時不相悅耶時等之論公益
徵論等之非私矣象山又謂安石無利遂之心
則尤不之察也安石峴講官王維能薦士故深
交於維以爲進用地神宗喜功而委安石以有

爲安石丞更成慈經營當強以迎合主意其論王韶不必以逸我語對呂惠卿等札不令上知何必爲欺罔者共論慮忤旨而炎能开仰其平生循爲情狀則其無辭色貨賄之好亦僞而已況區區細行語光以掩盜惡哉余考宋史新編衛安石類少正卯實未余及王筆此後見楊升菴丹鉛集亦合情象山不及見也夫凡同鄉同官同榜及帶受恩者有過爲諱乃患存之道象山與安石同鄉故爲回護然象山回護不爲過

山丘先生所與又一斷案也遜生瑣山之後其
造詣視瑣山殆猶壞也之與鴻儒孜爲其同安
識楊升菴又論安石商鞅乎後同嶔宋人爲安
石所議今世猶辨可乎遜殆不免爲升菴所笑
也楊時及林之奇鄭各詳收宋史新編木陳王筆峰諸儒皆乘尚書宋中
陳經世問豨學存稿謂武王不傳位周公以
杜爭端宋太祖傳位太宗致德昭之死其說
然否
曰堯舜之傳賢者權禹之傳子者經其心均爲

天下計也成王雖幼冲而美質自可見況賴周公輔相可以致治武王何必行權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後即位日久而太原與吳越泉漳猶據天下之守撥亂反正非晉王不可太祖傳位晉王雖出母命要亦不溺愛其子而行權以究天下耳德昭之死乃比於匹夫匹婦之爲諒益微太祖之知人也

林熾評閩忠孝一理也後世之士往往病於難兼何歟如楚伍員奔吳報平王之仇孝矣

或以鞭屍爲傷義晉溫嶠男爲劉琨奉使江左忠矣或以拒母爲割恩不知爲二子計若何而後爲得

曰善處君親之間者酌其輕重而當於理焉則孝也不失爲忠忠也不失爲孝功名之徒非可以語此也楚伍員遵吳稱兵鞭平王之屍一洩父仇快矣如傷義何何使員早勸其父見幾保身若漢二疏可也既不然而罹禍則從父兄俱死亦可也晉溫嶠拒母爲越石通使至絕裾而

行既而母死阻歸竟違本志君子曰豈若徐庶之遺名全潔爲無憾乎夫二子者皆以功名自喜者也一則其孝不足多一則其忠不足尚蓋蔽於私而闇於理術非不學之過哉

李宗烝問朱子曰豪傑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不豪傑者也羅氏以唐相房杜敗績遂疑有不豪傑之聖賢然則孰果天下之賢耶曰朱子常言豪傑一曰才德出衆一曰才知過人此所謂豪傑乃才知過人而過時得位者也

豪傑不聖賢管晏是已聖賢必豪傑伊呂周公是已苟聖賢不遇其時不得其位亦安能展其才知而立事功哉若唐相房琯雖被遇得位徒以大言竊虛名而其知其才實闇且劣彼其君既因讒見疎則宜亟引退乃因世難妄意立功委任非人喪師四十萬琯固非賢者也安可以証聖賢不豪傑耶

蕭奇休問邵康節生于仁宗時不可謂非治朝乃授以官竟棄去彼其學明於帝王之道

顧以隱爲高哉

同觀徐子所著書亦非偏於隱者且有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此其志可知矣然卒竟不肯仕者或謂無伊呂之遇或謂聞杜鵑知世將亂而不可爲或謂精數學自測其貧且賤無功業之會三者必居其一也

陳松聞先生嘗著宋史新編又著續菁陽文獻夫品藻人物所見人人殊先生果恕何說以折衷之乎

曰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矣夫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焉能如古聖賢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既喪即富貴之流耳他何取哉夫純善爛惡譬如禎祥妖孽夫人能知之惟其有短有長或謂可相掩或謂宜取節故論多不一試以三品之說律之誰能以

口舌爭也

何子答問卷之六 終